

魯寮文集

下

魯外書冊

和書門	
二六二四六號	類
六九函	
一三架	
二册	

內閣文庫	
二六二四六號	和書
二册	
四架	
二〇六函	

內閣文庫	
番號	和26246
冊數	2 (2)
函號	206 4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也而得師之一言為銘何如曾子曰余釋氏也劍何知焉夫不自知而為之說者矣也不自讓而應之則其應不恭敢辭明日嘉富與巖公請之而至再曾子乃從容而謂曰來與子說劍也夫天下之劍三曰天子也諸侯也庶人也昔者莊周已說而盡之矣雖然此特戰國游說輩言爾夫劍假令以四海為鏑明月為鋒以虹霓為脊以崑崙為鑕鉞刺蛟屠龍超出古今倒視日月一揮魚遺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則神物猶妖耳魯子曰與其以用於世者

為吾用則豈不得已其無以不用為吾用者乎則能藏之者乎嗟嘉富而冀乎能藏之道不減桃林放牛時乃今飾之也朱漆其室魚皮其柄黃金其鑕白玉其鈇其心以為昭卿賜也猶能日磨而月治之秘而後藏不礙其用魑魅莫能測魍魎之竄夫然後神可葆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游天地矣譬猶劍在室而光射斗此余今廼知劍可以喻道也然道一而已矣夫焉用三庶幾得於不用之用而後道可致也嘉富其欽哉嘉富其欽哉於是嘉富歡然乃起再拜

而謝曰聞教矣書于匣為銘

瞻彼在室無行不吉君子萬年維德如一

鈺鼓桴銘并序

淨周姓磯田以豪富居勢田注念西方淨業惟謹年
六十一祝髮避跡又七年脫白披緇實正德五年乙
未也是歲冬十二月十九日周偶出之京得一小桴
以歸擊鈺鼓警曉昏稱佛號以無忘先哲之訓焉乃
自作國風一章用廣其意享保八年秋八月十一日
端然而逝年七十七矣其所得桴與手書國風尚存

元文四年秋九月既望其子淨慶寓書乞銘於元皓
永傳子孫為之銘曰

鏗鈺鼓惟雨勳警且覺寂彌聞

讀誦法華經塔誌銘代

按譜龍造寺氏為姓藤原藤原肇自大織冠鎌足氏
鎌足氏數世而得山城守家兼家兼曾孫為龍造寺
家晴世所稱七郎左衛門是也天正十五年大閤平
公賜以諫早為食邑邑為高來郡家晴奉命討西鄉
信尚而唱凱歌自茲厥後隆隆不替遂續因而主

家晴生直孝始以其地為氏直孝生茂敬茂敬生茂
 真茂真生茂門茂門魚子以弟茂照為子立皆以豐
 前若石見稱焉茂照魚子養鍋島直堯仲子茂晴為
 嗣而以女妻之茂晴生茂行茂行乃父子紹續居其
 職曰顧余先人紹續先世苗裔蒙烈故諫早氏世主
 本邑至于余藩政所出考之行事夙夜罔怠庶幾以
 致輔弼之消埃矣夫余先人年甫十五立主于本邑
 實元祿七年歲甲戌也享保十七年壬子先人年五
 十三退閑于城府深街自號曰石翁居士云於是余

茂行嗣立為歲十九焉竊惟蓋自我先興凡幾世務
 在藩輔苟欲撫民輔政子孫繩々至之無窮莫大於
 歸佛靈文具在其法一乘一乘之典醍醐為味餘味
 無能及焉若人讀誦是經若教人讀誦若自書若教
 人書功德無量不可思議矣是以我曾祖暨祖諸屬
 邑寺僧讀誦是經凡一萬部而樹石以誌焉曰庶幾
 我子若孫世世不絕以至于悠久哉若夫自其創業
 至就緒年月日各具諸誌中故不復贅且我先人自
 正德三年癸巳迨五年乙未教人讀誦焉者業已

萬部樹石于邑之古城山頂以誌焉先人從乎藩府
 股肱之列愍子女之不終天年而多喪乃嘆風世之
 業感曰夫善惡殊塗因緣同遇凡夫愚癡掩覆魚明
 不省不覺為可憐愍者矣惟佛世尊出現于世以遂
 本懷然其張因緣會遇之說叙三世報應之感豈不
 彰々乎著明哉故經曰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本末究
 竟等不其然乎苟欲得國家豐饒士庶樂業上壽宗
 藩下得守職枝葉繁敷咸各保我民不由讀誦經王
 威力安得俾我子孫轉其業感瓜瓞綿々永策藩輔

之勲哉於是又重發願乃以享保十七年壬子四月
 教入讀誦今經亦復一千部曰吾冀其至于十年切
 成萬部以此切德保我子孫厥餘善利如上所祝云
 爾然而先人營之四年病以卒矣於戲其生以延寶
 八年庚申秋八月五日卒享保二十年乙卯冬十一
 月晦年五十有六歲生四男四女余其仲也男女不
 幸蚤死矣而今存者余及余妹僅二人云於是余不
 肖茂行又重請衆僧伽讀誦今經歲一千部遂繼先
 人之志業已六年始得告成成之日乃礮石樹諸前

所誌舊石右是其遺命者爾時寬保元年辛酉冬十二月朔也昔者先人多聚小石手書妙經于上石一字至第六卷乃竟卒矣於是茂行亦復繼書之收其嘗所書石及今所繼者合瘞于所樹石下表曰讀誦法華經塔云銘曰
 於赫我祖出自皇孫降宅西土枝葉寔繁食邑諫早翰垣肥藩實維天寵君臣道存輔政居職柱砥固根光前耀後特以佛尊讀誦妙典億萬奉言綿綿瓜瓞繁殖家門德容增色名翼成蹇農夫并野動植承恩

古城有山維石如琨不磨者文績著朝昏

肥民累葬墓誌銘

享保壬癸際吾肥之民死者甚衆則累屍以葬其葬處距城五里東北佛心寺是也蓋吾老藩主聞之甚愍謂諸執事曰傷哉今吾民之死者是其衆也因命佛心寺住持某咒誦真詮食放甘露普施河沙諸餓鬼衆以此切德迴向彼衆業障雲散罪愆雪消普使迷流齊登覺岸於是歲七月十日恭就木剎嚴衛壇場闡揚佛事夜燒香燭秋籬雲霞而存歿均承善

利矣是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今則以老藩主慈愍故法肇斯會例遺將來嗚呼其大矣哉爰及今藩主嗣立蓋繼志輒又傷彼弗措也因遂重命有司確石曳樹葬處表墓亦使元皓誌之皓乃嘆曰大禹何人也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何則以為己責也今夫藩主思彼衆死久者由新死者也古今雖殊小大雖異然任其職之心同耳凡民之食於土者孰不曰受我藩主之矜育邪則吾民之命懸乎藩主也固矣宜今藩主思彼久者也切矣

惟我佛愍念衆生猶如一子今藩主撫民之心繼之於尊嚴而思及彼朽骨亡二也然則彼衆死久靈且不昧而感德九地夫豈不結草哉夫豈不結草哉寬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沙門元皓誌誌之日石樹日也銘曰有生役役以觀其死曰死曰生猶昨夢耳苟違魚生乃足死矣維石曳之銘其所止嗟若衆胡不汝祀胡不汝起

疏 歲首大檀越祝釐疏代

三元風和東海恩波兼福海同漲萬景日萃南山淑
 氣與壽山齊高值此歲朝迎斯璿曆切念某等叨陪
 釋種忝入空門四事扶身常據于阿練若六塵滅影
 恒習於禪波羅不仗祝釐之儀安酌惠施之德肅啟
 梵典虔淨道場金剛名經能摧種種魔壘瓜瓞取譬
 克育繩々子孫聞絃歌於武城維民父母得釣漁渭
 水誠國柱梁天雨公田地敷檀樹闔國黎民歌擊壤
 而抃野滿林華果垂重蔭以集雲繁禧逐春愈臻諸
 障隨寒俱盡候家迪吉法門輝光般若會上聖賢願

賜慈悲均納受覺皇殿前僧侶恭具文疏共上聞

龍津禪寺薦要玄院居士十七年忌禮懺疏代

伏以檀樹掌凋實慨淨方之往曇華垂範敢忘梵典
 之修爰建懺場用酬德海切念要玄院了關宗勇大
 居士洪蔭周敷大名遠播依作國家之鑑用啟黎庶
 之蒙奈何曩逐電光悠爾今嘆火滅纖々墮月曉慘
 晴輝郁々薰風日彌氣象恭逢諱景少申追羞入事
 伏願要玄院大居士法雲益遍生々擁靈鷲之山願
 海彌深世々護神龍之窟永仗如來付囑常轉諸佛

法輪

祭文

祭佛國大僊和尚文 并序

元文三年歲次戊午仲冬中漸之七日佛國堂頭
 大僊和尚示寂于東都吳門之館是月計聞西京
 臘月侍僧奉師遺骨來歸元皓等因事匏繫都下
 僑舍乃嘆祖門尊宿之益稀不特傷佛國真子之
 已殲也叢林無舉典禮乃已叢林而舉典禮固在
 祭之盛何可窮也然皓等德荷幘幪誼辱策勵既

見遽違痛悼增劇是月之望恭趨丈室謹具香茶
 庶羞為奠而昭告以文曰

佛國之道如日麗天聯芳續焰詵々才賢芳馥互播
 梗楠蘭荃諸師凋零各隨逝川獨存此師其德巋然
 老而益壯鑽之彌堅片言固信隻疏筆傳授已墜綱
 象大頭船永賢華域岳二十年維命天降垂輝燦
 巔側目不顧妒口不遷望彼一葦如一絲懸再請疏
 往祝此良緣三載未報寤寐拳々是歲孟秋妖魔為
 經六群斯黨四衆是愆師奮弗辭痛著鐵鞭東謁

府朝事隨明燭按金剛劍寸草弗捐皓等無似內慚
備員爰及西上與師別筵同道者憐鴈距魚腹山水
合絃謂當報國努力勉旃有如師者宜壽且延乃
竟不延尚爾忽眠未後一句胡不問焉達了八刻已
隔天淵穀聞于天照耀林泉正法傳誰滅却驢邊有
如師者誰敢後先遺骨東至隻履西旋求賢一舉公
案已圓擔荷白社為吾青氈八十二歲掣風掣顛語
吐白鳳口出青蓮電光中走猛火裏禪能事畢矣大
用現前孰謂此仙而不若仙壽命無量算數難宣祇

樹月隱佛國花翩標格尚在我心悵々伏惟尚饗

雜著

吾我字對 答教者問

問吾我二字亦應互用謂是不定大抵文字變化成
義須看其處定之同異如有伯仲住於一舍其鄉人
喪伯氏偶疾不能躬趨仲氏代伯即往弔之呼伯氏
名弔慰來歸伯氏無婦將婢某女掃其室中乃置種
種寶劍等物而婦人至美貌端嚴世所希有仲欲代
伯而為其夫伯即持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

命汝前代我以鄉人喪不過呼名通謁而已今汝欲代而為之夫此與共娶禽獸奚異汝甚愚癡無所知識應宜相代唯在前日而今所欲即是汝嫂汝若失禮當速致死聞竟慚愧請罪伯氏此喻吾我但知互用而不知體固掌殊異凡餘一切憂患恨怨爾汝等字縱令其義或肖伯仲當用之時宜代與否亦猶婚喪大不相同

答問第一

來問附顯常九拜奉呈大潮大和尚貌座

下疑問三條蓋聞文章自東漢衰至六朝而極矣唐韓柳二公文尚達意力去鉛華降至宋元縉紳君子莫不從事焉及吾宗諸耆宿抱御侮器者皆假言詞林以緣飾斯道布在方策然六朝文勝而質亡宋元質勝而文亡及明諸君子振古文辭擬議追琢去淫濫而歸雅正但其風盛乎儒林而未及吾門嗟古今代變諸家散亂後生未學將安從焉伏以大和尚翰墨之才標範叢林間即不以常不敏庶幾詳告明諭使少有所啟蒙

余竊謂文章之學莫如儒家古籍也何邪文者所以
 中土其言而行之中土者也中土而言之焉用梵言
 哉雖則文之奇而神若楞嚴維摩者舍我所載而獨
 稱之言則我又安所得而勝夫古籍哉然則文非梵
 言所能也夫什特所譯奉以為經當其時文運降而
 乏馬班乃其辭下比晋宋者非我也夫筆受者也余
 故曰文非梵言所能也夫什特之取譯假使馬班筆
 受焉則世所傳修多羅豈不為古文辭哉文章之學
 莫如儒家古籍也固矣夫古籍即毋論六經繇六經

而下稱古籍則莫如司馬氏蓋文而稱司馬氏則諸
 體具在當令人讀之而躍如也其次為班固又次范
 曄而范曄視諸遷固霄壤弗啻也李獻吉曰遷固博
 采簡帙省縮范曄則不然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
 體晦文之削者也李氏之說雖論史哉亦可以言文
 矣叢林之士敗古而趨今故以鄙宋胡元為古文何
 可取也學者不稱文辭乃已學者而稱文辭莫如司
 馬氏吾冀欲使學者繇司馬氏曙之諸體晨焉夕焉
 讀之而罔倦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則安得不入

其邦域也哉夫然後緣飾吾道者乃假之辭載以行之于後世其豈不可乎何也理言其意故假之辭假之辭而不假乎所載矣夫吾不立字家豈徒齷齪工紙上言者哉蓋為有所行故耳余故舉之答來問即叢林之士所怪於吾吾又何傷焉

答問第二

來問附 吾徒之於外典名物不同稱謂各異屬辭比事蓋有不合者矣但老莊列等書無為至妙之論稍相似爾私心竊以吾徒之學文者當

熟此等書然此等書亦皆古文不可以今言識也諸注家若郭象呂吉甫蕪輒李衷一陸方壺林希逸等未知其有所能發明乎否邪則唯大和尚有賜教

先是余適東人或有人以老莊列稍似禪為問者其言大畧以三子無為至妙之論稍近我也而未盡餘蘊夫三子誠若似邪然三子者獨其言似爾似者非真得非葉公之畫龍邪吾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如彼進退在我三子於我禪固無損也學者取其

辭或可矣余請詳之釋氏之所載無執乎外無執乎外者無載乎外而所以修於辭蓋假之以緣飾吾道是已三子者書安得而不執若夫吾徒之於外典名物不同稱謂各異以至云云則古與今言不同故有不合者矣三子等書亦皆古文不可以今言識也誠如來章矣雖然今讀三子諸家注固在其階梯而上之則皆無難也六經左氏豈不侏離鳥言乎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無他要之皆得由注家之言而釋之也至於三子注宜莫林希逸若焉何也林涉獵群

書以該貫特聞復能統師說而自精自精足解斯傳焉况統乎余謂注他稍異耳呂蘇李陸等解余未暇論若郭注莊子余以為頗得其義然讀物初贖語則曰郭氏注莊子管中窺豹玄英為義疏軒下其字其能剖發幽翳者温陵呂氏而已呂氏其善矣余未之覽也子其讀林氏其他可自知也已

答問第三

來問附經論之學吾徒固所宜為第言孤陋寡聞望洋而向若夫豈不悲哉初機後學如常

者少志教乘孰先肄焉楞嚴圓覺等諸疏當何從
而讀也不惜慈悲伏望開諭
近世教禪更相為駁凡其所筆書抄寫交傳其所
以執門戶者莫甚焉計其所是非立過文字之立與
不立矣自其不得者而觀之則立與不立不大相戾
乎哉然得之於本者蓋立之與不立均之跡耳嗟乎
吾以為方今所獨難者此耳禪不暇習之教々無以
知有禪所謂帆海者不知山梯山者不知水是以禪
者教者道不同不相為謀禪為教者之累教為禪者

之累其爭也未其未則弊矣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永
勝豈釋氏為學本哉余與子禪者也非從事於教家
者也然余昔少暇游教者之門數矣故畧聞其餘論
而喜之不意今承子問子少志教乘孰先肄焉而又
喜之是以不惜聞見之素言喋々而不敢辭繁者如
此子其以暇之日少習教々固佛遺訓也即習不必
損子矣昔者永明明教覺範橘洲笑隱此數師者博
曠經論者也寧務為本無務為跡又奚所損於我哉
且也歷世諸祖皆有語錄猶之乎佛有經菩薩有論

也則尚能擇於今日乎禪徒間或志于教者輒謂教
乘亡過楞嚴圓覺矣然雅非學次第也究吾小乘之
數際吾大之義夫然後盈科而流是習教之道也習
教俱舍莫先焉其次唯識又次三論而起信圓覺至
楞嚴法華而極矣蓋亦其大畧耳夫以子之才少學
于餘力則可概而得已然他人則不暇此其常云注
楞嚴者無知言不貴繁故以錢氏之才區區而成抄
繁固奚盡也今世鳳潭公者以教名藉甚寰區中亦
注楞嚴取弁諸家諸家皆廢覽者踴躍卓如見之錢

不及也至於其辭不勝第匿諸理惟公為然止取其
義約而讀之必有所得焉圓覺莫善於古雲古雲集
諸家成一家言是矣他若圭峯觀者有所啟發展卷
愉然矣然逮其判教徃徃別圓混合故余嘗以為圭
峯師畧疏必修之書也若鳳潭公者文得馬班又重
筆削誠希世之典也然潭公之訣漫浪難覽遠不及
峯為可惜也余之所聞是而已矣敢附來章以行幸
有取諸更一深論

紀事

紀權太郎事

太郎之山有農夫要藏者年五十有餘寡且病有子
年十六其名爲權太郎以孝事焉居恒唯父疾之憂
且恐饘粥之弗給屢與其母謀所以養之即以己少
弱其力不勝者猶且耕耜孜孜弗已乃妄意欲賣身
爲奴受其直以供父母然躬自辭遠則於其晨夕之
奉孰能代之乎是以不能輒離父臥蓐嗜飲而權太
郎每必供之嘗欲醇酎時囊罄而不能致權太郎執
柯深入意欲斫枯以易之忽得青錢一百于山巔艸

莽中可謂奇矣父又思生鮓復求之于山下之江行
於白沙中忽獲鮓二持歸供父初不能識以問漁人
以彼年十一二時乃一得食之故髣髴乎若者所記
焉所以問也所謂駕山者不知水帆海者不知山不
虛語矣彼生長山中宜其不悉乎海物也且太郎山
下之江亦古來鮓魚所弗產而今忽獲之山民驚嘆
爲孝感所致最後父之病遂不起以死二年于茲矣
諫早爲吾藩上大夫者所食也而太郎山隸焉近
者以彼其孝感者狀聞于大夫大夫使人驗之則情

實弗爽民皆稱之昭然矣於是大夫賞以穀米若干
事又聞藩主乃徵大夫進見特賜緡二以賞大夫善
政所使然也又賜白金若干權太郎錢幾緡其母云
魯寮子曰大矣哉善政之化民也而孝百行之先今
太郎之民得之矣蓋儒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立身揚名以顯其親皆是物已豈唯儒為爾哉吾釋
制戒亦孝為先故曰孝順父母邪夫太郎之民與鹿
豕群真深山之野人也則其於孝悌忠信之道何有
所聞哉乃今若此豈非吾藩治化之效邪余蓋嘆焉

因乃紀所傳聞以示為人子者云爾

跋

合刻孫姜二書譜跋

孫過庭書譜及姜堯章續書譜共二種議論精詳規
模具舉乃故初學之蒙而發先進之秘在書家不可
一日無此者也然我本邦未之梓行而二書並皆不
易得矣余遊洛下有抄作合本以藏者蓋其為枕中
一書耳頃者其以不行諸世而昭夫孫姜二子妙盡
書法為恨也因披剝刷以廣其志書林田氏乞余一

語以題卷尾余謂凡人之用志刻苦也而遂立不朽
功乃爾誠不獨書一藝已余觀覽不忍釋題畢三嘆
徵仲七言律詩格跋
文徵仲書七言律詩不知為何人作余行笈中雖不
得徵仲集然考其辭恐當是其所作詩耳祇如此書
頗得晉唐人筆意精巧典雅是其書中第一者徵仲
書名彰於一時然而鬱々之氣未吐沒為明神亦是
常理以其千載之標一時之英覽此詩書俱妙矣真
蹟在雲氏所雲氏書肆也以求賈故刻之都下便是

美玉出于匱沽諸沽諸

墨刻董其昌字帖跋

余嘗見一友人評歷代名品者言吾于文而得漢書
而得晉詩得唐詞得宋而元曲明表此豈易言哉其
稱明表而不稱其書何也蓋書至明諸公藝苑之能
事畢矣文亦宜然故余于文而得二李王汪也書而
得張祝文董也王元美言能事畢而衰生焉此之諸
公為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此帖董書中
之最右法度者古雅清婉可翫雖然書家之業我未

之辯也吾將何言姑記於此以俟夫識者元文三年
 戊午秋西溟元皓跋
 跋端倪禪師錄稿
 倪禪師諸作大體以豪邁之氣而競麗華之菁細大
 具列貴約而該約則清高可仰該則廣大用張其作
 固若是已他若宗門語句蓋天蓋地汗不至今皓三
 復不忍釋乃嘆曰鏗方鏘方作者之遺乃在高山之
 曲流水之湍復聞之今日予何足以知此

跋終南法姪詩卷

南公詩才情所至自然競爽而五七言近體法明王
 李稍亦合度覽其舊稿雖不如今之所作然其言如
 玉故遇瑕則剔有美必雙但我受讀之際極有去取
 顧公軼群而上勢不可止因題以數語以祝其將來
 云

跋法華林禪師紅爐百鍊錄後

語曰鏡藉重磨瑩金須再鍊精誠哉言乎我禪和子
 撥草瞻風稍有入處亦須再入爐鞴百鍊鉗錘唯期
 大徹切莫得少為足也哉其苟大徹則自家本來黃

金放光明燦破面門而其日常取之無盡用固不
竭矣然則不獨此生明徹歷劫不昧了無餘蘊如琉
璃寶鑑當臺魚影不現無像不照不見道打破鏡來
與汝相見真要打破須是重磨始得洞上尊宿有法
華普願禪師者自伯州送其所著紅爐百鍊錄二卷
進余京館請之考訂展而讀之烈焰亘赫輝騰古今
自非慨世救時之深焉能至是邪於是余吮毫向卷
未免糊塗一上其有過量衲子一覷覷破徹頭徹尾
視此編為贅疣則非唯法門之幸亦不孤此師為人

之本旨也聊書卷後以警學者

賣茶翁偈語稿跋

右賣茶翁所作偈語一卷備極狀態是此翁恒事爾
或者妄謂以翁所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實然則翁
蓋隱于茶者乎曰否隱顯跡也讀者其莫徒叫煎茶
而似鸚鵡慧哉

書杉田居二手書國風之什後

右杉田英士淨堅書古國風一章頗有法度英士近
江人端直寡言言必契理隣里鄉黨莫不稱頌年七

十三臥疾即宴然易箦矣距今四十餘年其子淨空居士有父風居平安乞余題語以傳子孫余乃題畢為之嗟嘆

書松浦圓通禪寺大殿額牌後代住持僧

本邑信士前田某嘗往觀音大士靈區者三十三所禮凡六編此用世所謂西國巡禮之儀焉今茲已未特謁富士山廟尋詣常鹿島香取浮洲及野日光山廟已又往信善光甲善光身延暨秩父坂東諸靈場而結最勝緣至若勢太廟他諸名刹神廟未嘗不往

且禮也啟行于夏五月卒業于冬十月計已半載乃將歸邑以為方今得游勝境是其素願充足因入京師乃捨貲造此寺額乞丹法常寺大道和尚書圓通殿三大字以揭本邑圓通禪寺之大殿仰奉佛德俯答親恩而住持傳法沙門某以識之者爾

跋大義禪師詩偈稿後

長夏無事偶讀大義禪師病中所作乃嘆曰義公不能即默以累管城諸篇鏗鏘而興寄之深機杼之巧何乃若斯至耶維摩不疾何能得默不默何能得說

義公不疾何能得語不語何能得默維摩之默義公
之語義公之語維摩之默默時說說時默未可岐而
二之也義公自當默首慎勿為俗客言哉

跋江生近義烈女記後

魯子曰處女之烈真與古之勇士不相上下耶顧吾
肥信義之邦是其天性乃爾雖然若此之女亦不多
得矣余讀江生所記未嘗不擊節而稱善也江生諸
體似不甚長惟此一篇義氣俠烈以蔽諸篇即雖宗
工蔑以加矣

書牘

謝古大原天產禪師

四月皓抵洛也得足下去年書于山本氏以讀之乃
復拜集序之賜於是稍稍燕香伏而讀之卷舒之久
稍稍得言與旨冥矣言與旨冥而後夏聲益揚我樂
可得而張焉三都我賦也玄宴先生我序也序必冠
諸集而後我不朽焉豈不甚惠乎足下昔少早已能
文性穎神徹及操夏聲鏗爾而作故所作文藝皆造
極得非教道之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

今集序之撰操於夏聲被於梵樂不假絲絃而音韻自然可謂天下之公器矣可以梓行夫天地秋色文之氣也風雲花月千態万狀文之變也集序之撰其格高其氣正其體優其貌古其詞深其旨遠其譬婉其調逸其聲諧而變化之無窮也節度之有合也蓋文中之矩矱乎古人所評尤氏得皇甫氏而並行斯舉頗近矣故皓之謝足下始終道之耳亮察

答天產禪師

學者就有道推有識視古修辭以今冀後未有踰於

此者也皓與足下宿昔庶幾獲有今日猶懼或失之矣人生一世間何不為哉究其死矣草大何別有若某者自少入釋頗習文字不幸而罹惑業之緣忽墮火坑迺還俗稱為儒游于南國雖是無足與言者也豈可不惜乎若夫某斯跡釋氏猶且飾詐釣名沾沾乎小人哉且其文烏言呢呢何足論也然彼怒目攘臂求勝我輩則多見其不知量皓為著書數篇痛加評駁唯其稿嘗屬仙靈行某書附在妄意欲足下一覽者以有同調之雅也蓋君子不黨善善惡惡足下

其察諸

與百拙禪師

座下豎法幢于大方則四海禪流無不願為叅徒也者皓不能越桃花灼灼一登龍門三級之浪豈不斫額乎皓與產公友凡二十年產公秀蕞名園皓淫沉幽谷維蘭維蕙同一臭味名園幽谷亦殊異也乃座下相識於秀蕞而推乎淫沉幸甚矣皓以去年春二月視篆龍津不過不肖子使爺錢已座下不以幽谷棄大序見賀字字明月照映幽谷將使淫沉藉是而

為秀蕞也皓何以能報德焉而今司譯祖山幸拜座下大賜欲圖趨謝而無暇矣聞座下既搥退鼓而來于洛不審高館為何所耶惟座下道德文章籍甚人口則知其去天尺五耳乃敢為書以布謝忱伏希省察

與藏海法弟

足下結寬我先老人不慧徒有睥睨耳昨承枉顧則怪石枯木為之生色矣但把臂須臾而去不及罄眷眷之意念之黯然且旅舍蕭索闕典待者多矣而足

下幸莫以世禮攻哉。故一攀五雲相從高，莫能之又。漢天不假羽翼也。足衣五雙聊表謝忱。恐馬駒踏殺天下人耳。至祝至祝。

寄華嚴鳳潭講師

九月廿八日元皓白華嚴講師座下前者皓在書肆中獲與講師相晤塵談一席出干非望祇以雨時法旆遽然去也皓不得而從為憾皓今來攝正爾奉憶郵有致山本氏書客舍者得新刻明導劄一部拜讀之語高旨遠不易通曉皓以明日浮于海已逼發匆

匆不遑終卷意則謂霧海舟中讀之以為指南針豈不大賜乎然皓不忍釋手方夜讀之乃知從上諸師皆廢矣而至于其曰聚集永明真歇一元天如靈芝幽溪雲棲及他張無盡王龍舒若我本邦慧心顯真慈鎮南勝妙香明禪隆亮圓信等諸瞎屢生不覺絕倒乃剪蠲撫卷而北嚮嘆曰劄乎明哉明乎導哉然其所導以從上諸瞽邪則劄主惟不過相於瞽而已於世之明者何益乎曰否前言戲之耳若空瑞二公者非特喪明謂是無目者亦可也夫劄語高旨遠不



易通曉且以皓已逼發也故不能卒業當待他日而後以領大賜耳敬茲為書聊布腹心明年趨會餘畧書外皓行乎哉劄主善自愛

與竹林道本禪師

客冬皓來此地歲律遽窮也則復且誦送窮文不已方此春時正爾為客猶幸無將迎之累樂不可言若夫大刹壯則壯耳平明插香入大殿擁大眾鳴鐘擊鼓進退若貫魚或拜年往來者猶數數然迨暮始罷則疲甚厭甚宜其謀謀羨我輩也嗟宗師循規而行

肅然善也雖是勇為不亦勞乎若皓與足下早已引去各甘散逸所謂閑寬之鄉廣莫之野以游無窮也我且何所望哉故一聽足下陽春曲高不能和容日奉見先茲修候併呈懷詩一首是皓去秋在東所作耳伏乞足下幸不遐棄不悉

與徐亮庸

昔者皓有暮春之作曰花零深樹掛啼鶯三月春寒雨似烟非為知音容易遠高山元自絕朱絃今讀足下贈西文經一絕句與皓前詩何其肖也足下則曰

深林花落掛啼鶯，簾外春寒雨似烟。依稀髣髴出
一口第至于曰：情思百般吟不盡，夢殘池上草芊芊。
與皓結句大不相同，雖則不同亦各擅其情，則同矣。
因錄皓詩敢眎足下。

復樊生

鬱陶思君忽辱華翰，恍若晤言。猶之疇昔，歡矣疇昔。
之夜足下歸也，耿耿弗寐，猶尚剪燭與司馬太史交
臂相遇，談足千古，獨恨此時不與足下相如者，共之
臨叩之居，亦寂然耳。文錄見還第，此錄駁雜縱橫不

足以備青眼華人，條款論以惡女入宮，見妒此言得
之矣。為之一笑，雖然，是可與知己道，難為俗人言也。
信室記稿未定，且竣脫稿之後，餘不贅。

長夏無事，讀南華，倦擗梧，瞑目嗒焉，喪偶忽起，為足
下撰信室記，已成未淨，寫正款以稿，差小徒寄眎稿
已封，未授小徒會僕人行，附去一誦，此記謀々數百
言，余不惜言于足下，足下謂何圖，晤不悉。

與十玄長老
茫茫西海上，不勝遐望將乘星槎而東，以霜露之恙

使不得行廼欲修書足下者屢矣而不果也則足下亦得無罪皓哉頃者得產長老書得其讀物茂卿擬祖檄一篇則謂長老及普公皆我明教覺範之流亞也可_レ以擊吾鼓可以張吾軍當今之地舍_レ普公其誰與至文章之工此諸茂卿覽稍異曲先之司馬後之班掾或飛戾天或躍在淵進退自在各得其所若其評駁茂卿云云公論也非私論也足下前已讀之矣則以予言為不謬焉予昔與茂卿游茂卿博物也非二公恐不得當幸我曾連一箭直射聊城下茂卿歿

久矣而不歿者其靈在得長老文豈惟泣三日哉某禪人至俱讀長老文為余道之如是乃與俗議之異故及相見當在季秋月誦老去悲秋之句亦強自寬耳足下且須命童掃榻而俟我城南隅歡甚歡甚

答樊生

衲比病頭痛不庭三日日幾若年悶不可言也加之小徒亦傷風發熱謔語服藥可二十貼及得汗之藪藪而後熱去病已醫師之言不必信不必不信也已又衲亦新起得足下書知草檄愈頭風今猶古邪論

云昨將訪衲為公事過此殊思慕之甚多勞過慮其
言具至情溢書外何以克當信室記讀擬祖檄見還
一一收訖承足下欲獲信室記揭之也俾衲淨寫此
之求敢不應哉但疾衲大愈之日一揮致覽亦不晚
也草草布復

予讀書終日坐若槁木以為世間何物可以易此者
焉而不知者謂潮閉戶讀書終日不庭悶如之何惟
恐其由是而得病邪予竊笑夫悶莫悶於虛日虛日
之至或得之病讀書而得病雖死足矣足下寧為得

病毋令隙塵至望至望

復體真大尼

重七至則大尼所下存書及抄本三種并其原本凡
六皆得達也破緘讀之審大尼鉢盂不疾跌坐安穩
在會尼衆清修罔怠大慰企望矣聞重七言益審大
尼日課誦佛注念西方者狀即若大尼可嘉則豈其
過去億劫修哉惟大悲菩薩現婦女身耳所抄某書
字字齊整衛夫人哉雖以大尼之才一揮乃爾豈誇
臨池于世俗類哉顧大尼護念之使然邪宜當藏諸

篋中無適而不俱行焉則此非獨於我得受持益也
乃後之誦者未嘗不為之感激稱揚書寫之者功其
鉅矣乎第此抄本有數字未穩者而可疑也三種皆
爾此由原本似於厥初者然則雖其原本亦係抄
寫則非版刻也著明矣而今數字未穩者有焉此乃
許多原本皆係抄寫隨抄隨傳遂致有此未穩者乎
亦不可得而知凡世有文字未穩者則非獨此也或
於諸書有之傳曰疑者則闕古之遺也今夫大尼亦
惟仍舊即不得而改之也不得而改之也則亦惟後

賢是竦耳諭曰大尼亦因原本更抄之以為家藏書
三種皆成矣若然者豈惟書寫之功是倍乃弘通之
益有期可以欣慶夫之三者是我去年所獲秘書而
悉與大尼不為愛何也以大尼弘教之志願至切耳
嗟余老若其弘通非不願也恐不得也冀得其人悉
以授之可矣苟非其人慎勿妄傳前授我者之言如
此也書不盡意萬惟心照不備

又曰承大尼以韓文中語見問敬考之則是其甚
易解者今答問不必文之故以國字為告另具大



尼其審諸

復樊子執

風雨蕭々使人益懶夫余素怯雨殆若毀譽然然譽者則猶可忍至其毀者濕透入底雖一過乎其害不寡矣是以崇朝不敢欲出不其益懶乎詎料得足下書頭披雲霧而靚青天其雨其雨何以怯為承尼姑書見騰衛夫人忽變成男子則娑婆穢土即無垢世界哉來命一一領之矣拙稿二種見還謝謝余所以請之急遽者三浦子抄余文稿而今過半猶恐不次

庶因前稿正之則編次為允當以故督促至此耳非強也价還草此布謝餘所啟言總付嗣音令尊人貴恙是日何似不審不為雨濕傷乎否足下善致百千保蓄之意

與江文伯

往予游崎在一館舍養病謝客刺不獲投春之一日主人引至山王廟使尸祝掃櫻桃園與共賞花花號鹽竈鹽竈與地蓋花種所自因以為號乃俾予賦尸祝奇之令家人傳誦遂留具飯比臨歸時予失其稿

至今尚無記焉則花神於我吝洩造化之秘與何乃
失之而使我_レ不記之如是也聞_レ足下乍歸自東獲_レ予
所失稿於崎人不知崎人為誰何從得之其或不妄
幸借我一觀冀賴_レ足下差得吐氣故竇

與靈旭公

今茲之月會鄉人回詢知近况福履益縷哉竊聞某
游南國諸公子門乍去乍就未知行李安在某既已
採隱而其跡在瓜田間則人人疑之疑之誠是古曰
人身一失袈娑下萬劫千生不復追可不悲乎然此

子非尋常也回心懺悔肯把功名富貴一筆勾斷尋
取自家從前所學則成器何難焉不爾迷塗愈遠待
入惡趣予因足下不惜眉毛

與東林洞雲法姪

維夏皓客長崎忽接月海兄郵自京洛致法姪書寓
所破緘讀之知法姪道履嘉勝大慰遐望六月松風
正爾難買意者法姪日游戲清涼國土中為可羨也
承諭法姪將開爐韞祝

國瑞世懷中辦香用酬燈法兄此之一舉秋以為期

皓為起合掌讚嘆數四矣夫法姪以龍津嫡孫張吾
軍前驅皓豈可不賀乎早須際會鳳麟了先法兄未
了公案耳賀偈菲儀聊表同志道路脩阻不能輒往
惟心照不備

與宇士新士朗

夢見二君會席幾易都不記記得詞客春愁帝者鄉
耳覺思之乃知為士朗掌和予詩中語邪顧予何德
叨辱見齒曰春愁念我良厚曰帝鄉儼然忽在赤縣
神州則雖遠哉亦惟在天壤間矣何所不來何所不

往而不能輒晤又嘆千里別也鄉人行輒附此書人
或有西幸賜回音庶得報平安而慰遐想霜降日短
惟二君加餐不備

與某禪人

夜來風雨興寄甚適足下其時作何狀皓剪西窓下
燭誦蓮華小品忽聞霹靂一聲不覺愕然既罷去持
枕即臥曉起視之屋後崖石為雨所崩知此崖石聽
雨悟入邪不爾何乃動容點頭若斯生公說法殆不
及此書為足下一笑

答大生

二月接長箋蓋猶是舊臘之貺而至自江生所抑何
 魚腹有捷哉乃足下不忘老頭陀報以平安二字則
 知足下儼然在平安城下作一隱吏慰甚慰甚及於
 聞士朗之死不勝哀慟妄意謂士朗夫者好文之所
 致也然老聃著文五千言人莫知其所終自古以來
 好文而壽康者不暇枚舉第如顏子好學不幸短命
 而死噫壽夭數也非學之故也惟足下留意文學毋
 疑為士朗撰哀詞一篇成今附徃衲為延燒失所枕

未高親舍之營近且相謀是安得去鄉游乎雖然東
 行之役有不得已者焉且候親舍就緒之後則發行
 當在首夏思欲與足下交臂五色雲中是吾志矣衲
 老且衰而遠游如楚人不能已已狂奴故態哉狂奴
 故態哉歸田之賦秋以為期

與宇新

大生以令弟之變聞不勝驚惶書中具言其啟手足
 時狀哀不可云嗟哉令弟圖南翼而不展乎天豈惟
 喪足下倫蓋大不幸於藝苑也雖然令弟之文與其

人並稱即其不朽焉者具在令弟不歿矣衲以足下
故受知令弟遂深同調合絃不帶忘年今聞其變哀
此不能以口情莫可涯而千里積水不克往弔輒成
一詩以代生芻敢附歸鴻致之靈几惟足下將無因
詩增慟糸日月漸遠當節哀慟足下達生者一彭殤
齊脩短何添蛇足不者徒取摧損非所謂達也乍失
從姊哀迫不次
與某上人
某禪人至知上人安詳者狀忻慰曷勝且辱致語語

中諭及匡徒之儀諄諄其言淵淵其旨皓敬聽之醜
酬味哉味則味耳祇愚如皓亦有說在請因禪人以
明其說夫人處世豈莫為樵者山漁者水皓之所
由可知也已皓少入禪以宗自守諸家之立教非皓
所專教且不專况外之儒乎上人所云欲使樵者入
水漁者緣木何其戾也皓之誨人無他盖有五誠者
焉曰禪定曰持咒曰禮佛曰稱名曰讀經皓昔侍師
日豎脊梁骨若禮佛持咒然後讀書不爾則如是我
聞以為常課若夫文辭盖皓暇云上人或以文辭為

皓終身之業非知皓者也上人其思之其禪人歸善
為我報茲不贅

皓終身之業非知皓者也上人其思之其禪人歸善
為我報茲不贅

魯察文集卷之下終

皓終身之業非知皓者也上人其思之其禪人歸善

皓終身之業非知皓者也上人其思之其禪人歸善

